女性主义视角下《红楼梦》中部分金陵判词的英译翻译策略研究

——以霍克斯英译本为例

陈雯硕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青岛

【摘要】《红楼梦》在世界文学领域地位重要，金陵判词揭示书中主要女性的性格与命运。本研究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依据，剖析霍克斯英译本中部分金陵判词的翻译策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后期，常用前言和脚注、增补、劫持等策略。霍克斯翻译判词时，在王熙凤判词翻译中，通过改写词汇、舍弃部分叙事等，强化女性主体地位；同时借助增补策略改变语态、替换意象等，重构女性形象。钗黛判词翻译中，改写部分典故译法，突出女性智性权威；增补内容，提升女性主体价值。元春判词翻译里，增补信息展现其智慧韧性，改写译文避免女性竞争评判、隐喻性别权力关系。这证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中可行且有价值，为《红楼梦》跨文化传播提供新视角，有助于推动性别平等观念交流。

【关键词】《红楼梦》；金陵判词；霍克斯译本；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翻译策略

【收稿日期】2025 年 5 月 10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6 月 9 日 【DOI】10.12208/j.ssr.20250218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some Jinling riddle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Hawkes' English translation

Wenshuo Che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A Dream of Red Mansions hold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world of literature. The Jinling Riddles reveal the characters and fates of the main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some Jinling Riddles in Hawkes' English translation based on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emerged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and commonly employs strategies such as paratextual intervention (forewords and footnotes), supplementation, and hijacking (rewriting). When translating the riddles, for Wang Xifeng's riddle, Hawkes strengthened the female's subject status by rewriting vocabulary and omitting part of the narrative, and reconstructed the female image by using supplement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changing the voice and replacing imag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riddles for Lin Daiyu and Xue Baochai, he rewrote the translation of some allusions to highlight female intellectual authority and supplemented content to enhance the female's subjective value. In the translation of Yuanchun's riddle, he supplemented information to show her wisdom and resilience, and rewrote the translation to avoid competitive judgment among women and metaphorize gender power relations. This proves that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is feasible and valuabl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exchange of gender equality concepts.

【**Keywords**】*A Dream of Red Mansions*; Jinling riddles; Hawkes' translation;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金陵十二钗指的是《红楼梦》中主要的十二位女性人物，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看到了这十二位女性的判词，这些判词不仅揭示了她们各自的性格特征，也暗示了人物的命运结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试图挑战传统翻译观念，主张提升译者尤其是女性译者地位，凸显女性身份与话语权。本研究正是基于女性主义理论，对霍克斯英译本

的金陵判词内容进行翻译策略研究，以期提供一些微启示和借鉴。

1 理论概述

1.1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概述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重要翻译研究流派，加拿大女性译者们雪莉·西蒙和路易斯·冯·弗洛图等人开创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从语言中获得解放该理论[1]。将女性主义批判理论与翻译研究相结合，旨在揭示和挑战传统翻译实践中的性别偏见，重构翻译中的性别话语。

女性主义作者及译者的思考与写作在很大程度上被父权制的语言规则和语言习惯束缚，承认并接受译者主体性也相当于允许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对译文做出相应调整，让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保持动态[2]。该翻译理论在实践中发展出多种干预策略，主要包括前言和脚注、增补、劫持（改写）。

1.2 主要翻译策略

（1）前言和脚注（Paratextual Intervention）

定义：译者通过翻译文本的前言、后记、注释等副文本（paratext），直接介入对原文的解读，融入女性主义立场与翻译策略的阐释。

（2）增补（Supplementation）

定义：在译文中添加原文未明确表述但与女性主义相关的信息，包括文化背景、女性经验或价值观念，以强化女性话语的呈现。

（3）劫持（Hijacking）/改写（Rewriting）

定义：译者以女性主义为导向，对原文进行创造性改写（如调整词汇、句式、情节或意象），使其偏离原文的男性中心视角，服务于性别平等的目标。

2 霍克斯英译本中部分金陵判词分析及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研究

金陵十二钗分别是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贾迎春、贾惜春、王熙凤、巧姐、李纨、秦可卿。书中判词共十一首，钗黛合一首。判词是红楼梦全书的总纲，关键性人物的命运走向在书中第五回就通过判词有了大致的描述，然后各自交叉展开，是一种“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写法[3]。作为红学研究的核心文本，判词的解读始终与时代语境互动，不断揭示其超越文学层面的文化与社会意义。霍克斯在翻译金陵判词时，巧妙运用劫持（改写）、增补等女性主义翻译策略。通过改写词汇、调整句式和重构意象，打破传统男性中心视角，赋予女性角色更强大的主体地位。

2.1 王熙凤判词研究

（1）原文及霍译本

原文：

凡鸟偏从末世来，

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曹雪芹、高鹗 138）

霍译：

This phoenix in a bad time came;

All praised her great ability.

‘Two’ makes my riddle with a man and tree:

Returning south in tears she met calamity.　（曹雪芹 121）

（2）译本中体现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①劫持（改写）

首句中的“凡鸟”是“鳳”（凤）的拆字法，“凡鸟”字面意为“平凡的鸟”，但实为反讽，暗指王熙凤虽有“凤凰”之才却生于末世。霍克斯直接以“phoenix”（凤凰）译“凡鸟”，舍弃“凡”的字面义，突显其高贵与非凡。在西方文化中，“凤凰”象征重生与力量，霍克斯借此将王熙凤塑造为超越平凡的“强者”形象，而非父权视角下的“特殊女性”。这一改写抹去了原文拆字法的游戏性，却强化了女性作为“凤凰”（而非依附于男性的“凡鸟”）的主体地位，属于典型的意义重构式劫持。

第二句中的“才”在传统语境中对女性的界定仍有局限（如“才德兼备”中的“才”常附属于“德”），且“爱慕”的主语隐含男性视角下的审视。霍克斯用“praised”（赞美）替代“爱慕”，弱化了性别化的情感投射，转为群体性的客观认可；“great ability”（卓越能力）直接指向女性的实干才能，超越了传统对女性“才”的文学性或德行性限定（如“咏絮才”），符合女性主义对“女性能力无边界”的主张。这种改写将原文中对女性才能的含蓄肯定，转化为对女性“卓越能力”的直白推崇，是对父权制下“女性能力次要论”的直接挑战。

第三句为拆字谜（“一从二令三休”，“人木”合为“休”），暗指王熙凤从“顺从”到“命令”再到“被休”的命运，隐含对其“强势”性格的批判性叙事。霍克斯保留“谜语”（riddle）框架，用“Two”“man”“tree”暗示“休”字的拆解（“man”对应“人”，“tree”对应“木”），但舍弃了“一从二令”的具体阶段（“顺从—命令—休弃”）。这种处理回避了原文中对女性“顺

从—权威—陨落”的线性叙事（隐含对女性掌权的负面评判），转而聚焦于“谜语”本身的智力性，间接弱化了传统视角对女性“强势”的道德审判。

末句中“金陵”指向家族故乡，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与地域认同，“哭向金陵”暗含女性被休后归乡的耻辱与凄凉。霍克斯用“Returning south”替代“哭向金陵”，剥离具体文化地理符号，将悲剧转化为“南归受难”的普适性叙事；“calamity”（灾难）相较于“事更哀”，强化了命运的不可抗力，弱化了传统语境中对女性“失德遭弃”的道德评判。这种改写通过去特殊化，使女性悲剧超越文化与性别规训的具体语境，暗合女性主义对跨文化女性命运的共情。

②增补

首先，霍克斯在翻译“哭向金陵事更哀”时，将原文隐含的被动性转化为“Returning south in tears she met calamity”，通过主动语态“she met”赋予王熙凤直面灾难的主体性，避免将其单纯描绘为消极的受害者。其次，他将“凡鸟”译为“phoenix”，借助西方文化中凤凰象征的复活与力量，替代了中文“凡鸟”隐含的世俗化贬义，使王熙凤的形象与西方女性英雄原型关联，进一步消解了传统对精明女性的污名化。最后，霍克斯将“末世”译为“in a bad time”，通过口语化的表达将王熙凤的悲剧归因于时代而非个人，暗含对父权社会结构的批判。这些增补策略共同作用，不仅提升了王熙凤的社会地位，还将她的悲剧根源外化为时代问题，充分体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通过语言干预重构女性形象的意图。

2.2 钗黛判词研究

（1）原文及霍译本

原文：

可叹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

金簪雪里埋。　（曹雪芹、高鹗 136）

霍译：

One was a pattern of female virtue,

one a wit who made other wits seem slow.

The jade belt in the greenwood hangs,

the gold pin is buried beneath the snow.　（曹雪芹 117）

（2）译本中体现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①劫持（改写）

前两句的“停机德”典出《后汉书》，指女性贤德（薛宝钗）；“咏絮才”典出谢道韫，指女性才华（林黛玉）。原文通过典故隐含对女性“德”与“才”的传统评判，虽褒奖但仍受限于男性主导的价值体系。霍克斯将“停机德”译为“a pattern of female virtue”（女性美德的典范），保留了对薛宝钗德行的肯定，但未直接沿用“停机”的历史典故，避免了对女性“顺从”、“牺牲”的潜在联想。“咏絮才”被译为“a wit who made other wits seem slow”（智慧令其他智者相形见绌），突破了“咏絮”的文学隐喻，直接强调林黛玉的超凡智慧，甚至带有对抗性——通过“made other wits seem slow”突显其智性优势，超越了原文中对女性才华的含蓄赞美，更主动地赋予女性智性权威，符合女性主义对女性能力的张扬。

后两句通过谐音双关（“玉带林”→林黛玉，“金簪雪”→薛宝钗）暗示两人命运，语言凝练且充满悲剧性。霍克斯保留了“玉带”“金簪”“林”“雪”的核心意象，但“绿林”（greenwood）替换了原文“林中”的直白翻译（如“in the forest”），通过“greenwood”的诗意化表达增强画面感，未直接涉及性别干预，主要服务于文学性而非意识形态，但前两句的改写已体现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

②增补

原句“堪怜咏絮才”借用了东晋才女谢道韫的典故，暗指林黛玉的诗才。霍克斯并未直译为“admirable was her poetic talent”（可惜她的咏雪之才），而是增补为“a wit who made other wits seem slow”（一个让其他才子都显得迟钝的智者），这一译法通过比较结构强化了黛玉的才华远超常人。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才情常被压抑或边缘化，而霍克斯的增补使黛玉的形象更具竞争性和超越性，从而突显她的主体价值，而非仅仅作为被“怜惜”的客体。

“停机德”典出《后汉书·列女传》，指乐羊子妻中断织布劝夫求学的故事，象征符合儒家标准的妇德。霍克斯并未直译为“pitiable was her virtue of stopping the loom”可叹她的停机之德），而是增补为“a pattern of female virtue”（女性美德的典范）。这一译法剥离了原文“可叹”的被动怜悯色彩，转而赋予薛宝钗一种普世的道德典范意义。通过增补“pattern”一词，霍克斯使宝钗的形象不再局限于封建伦理下的牺牲品，而是成为一种更广泛认可的“女性美德”代表，从而在译文中重构了她的社会价值。

2.3 元春判词研究

（1）原文及霍译本

原文：

二十年来辨是非，

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

虎兔相逢大梦归。（曹雪芹、高鹗 136）

霍译：

You shall, when twenty years in life's hard school are done,

In pomegranate-time to palace halls ascend.

Though three springs never could with your first spring compare,

When hare meets tiger your great dream shall end.（曹雪芹 119）

（2）译本中体现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①增补

首句中“辨是非”（明辨是非/在宫廷中周旋）被增补为“in life's hard school”，强调元春在宫廷中的挣扎与成长。这一增补将元春从被动承受命运的形象转化为主动在权力结构中求生存的女性，突显其智慧与韧性，而非单纯被宫廷吞噬的牺牲品。

第二句中的“榴花”被译为“pomegranate-time”（石榴时节），既保留了意象，又通过增补“time”使其更具诗意。从女性主义视角看，石榴在西方文化中亦象征女性生育（如希腊神话中的泊尔塞福涅），霍克斯未直译“照宫闱”（照耀后宫），而是用“ascend”（上升）强调元春的阶级攀升，暗示其通过婚姻进入权利中心的努力。

②劫持（改写）

霍克斯将“三春争及初春景”译为“Though three springs never could with your first spring compare”，原文的“三春”（指迎春、探春、惜春）被改写为“three springs”（三个春天），弱化姐妹间的比较，转而强调元春曾经的辉煌。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原句隐含对元春“盛极而衰”的评判，而霍克斯通过“never could compare”（永远无法比拟）将焦点转移到元春的独特性，避免将她置于与其他女性的竞争框架中。

末句“虎兔相逢大梦归”被译为“when hare meets tiger your great dream shall end”，将“虎兔”译为“hare meets tiger”。尽管“虎兔”在中文中可能指向生肖或时间（如“虎兔年交替”），但霍克斯选择“hare”（野兔）而非更常见的“rabbit”，前者在英语中常象征脆弱、被追捕的对象，与“tiger”（猛虎）形成强弱对比，隐性强化了女性在男性主导的权力体系中被吞噬的宿命，通过动物意象的细微改写，完成对性别权力关系的隐喻性解构，符合“劫持/改写”策略中通过文本干预揭示性别不平等的核心思想。

3 结语

本研究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切入点，深入剖析霍克斯对《红楼梦》部分金陵判词的英译策略，为理解经典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金陵判词作为《红楼梦》的灵魂线索，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刻的女性命运隐喻，而霍克斯的翻译策略则巧妙地将女性主义理念融入其中。这不仅为《红楼梦》中女性人物形象在英语世界的呈现提供了新解读，也证明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可行性与价值。未来在《红楼梦》及其他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可进一步探索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应用，推动不同文化间性别平等观念的交流与理解，让更多读者领略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角色的多元魅力。

参考文献

[1] 姬晨蕊. 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浅析《面纱》张白桦译本[J]. 今古文创,2025,(10):100-102.

[2] 徐来. 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J]. 中国翻译,2004,25(4): 4.

[3] 张艳. 功能对等视角下《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判词的英译研究[J]. 名作欣赏,2023,(30): 14-16.

[4] 曹雪芹.《红楼梦》[M]. 霍克斯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5]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6] 龙晓晨.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面纱》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解读[J]. 文存阅刊,2020,(1): 54-55.

[7] AI Batineh M, AI Issa M. Feminist translation and paratextual mediation: the case of Shaarawi's and Khalidi's memories in English[J]. Cogent Arts & Humanities, 2024,11(1).

[8] Wang, 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Word “Xing Qing”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by Yang Hsien-yi and Hawkes[J].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2024, 8(11).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